

《战略与经营》博客 2016年1月22日

# 困扰中国经济的 真正根源

中国的工业基地亟需升级。

作者: 朱利安 (John Jullens)

# 困扰中国经济的真正根源

中国的工业基地亟需升级。

作者：朱利安 (John Jullens)

2016年伊始，中国股票市场便再次抢占各大头条。1月4日，沪深300指数跌幅突破7%，触发政府新设立的熔断机制，大盘交易暂停。1月7日，开盘仅半个小时，股市第二次熔断停盘。如往常一样，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控制局势：向银行同业市场注入数十亿的资金、动用国有资金购买股票、延长解禁股的锁定期、扶持人民币价格。同样不出所料的是，全球股市随即做出激烈反应，重现去年夏天的暴跌。

实际上，中国的股票市场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中国股票的总市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约40%，而个人投资者却占据了日常交易份额的90%之多。更有甚者，证券交易严重向制造行业和建筑行业倾斜，而中国企业却明显更依赖于银行体系来募资。

此外，显而易见，中国经济的整体局势也不容乐观。GDP增长已经严重放缓，债务水平仍在持续上升，资本效率也很低。与此同时，钢铁、玻璃和水泥等行业的产能过剩已达警戒线。尽管仍保持强硬的系统性经济操控措施，但由于需要竭力抵御人民币的快速贬值，中国政府的现金储备正在消耗。因此，众多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亟需调整，应当推动结构性改革，发展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

2015年10月，卡耐基梅隆大学商学院教授Marvin Goodfriend在于纽约美联储所做的报告中对传统观点总结如下“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宏观经济调控问题……必须改善过度依赖投资来提升总需求量的状况……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在于过低的个人消费……倘若消费不能及时地跟上步伐，投资紧缩将无可避免，经济衰退也将一触即发。”

理论上，这一论断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一定的误导性。作为GDP的构成要素之一，中国的市场消费水平的确低得异乎寻常。然而，这一局面背后的根源是数十年来中国长期将对工业产能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主要的经济驱动因素。事实上，今年中国零售额预计将增长10.7%，尚不足以抵消工业输出的下降，但也远远没有糟糕到棘手的地步。尽管许多中国家庭（为了应对尚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将越来越多的收入囤在手里，大多数的经济学家认为消费需求过低本身并不是症结所在。

归根结底，一个国家经济的健康程度是由国内企业的种类和活力所决定的。换言之，国家经济体系和政策应与时俱进地为国内企业塑造能推动其创立、发展并提升其全球竞争力的生存环境。对于一个极度贫困、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而言（例如30年前的中国），这意味着要数项农

朱利安(John Jullens)  
john.jullens@  
strategyand.pwc.com  
是普华永道思略特能力驱动战  
略咨询业务在新兴市场的负责  
人，普华永道美国合伙人。

村改造措施并举，推动大量农村劳动力向低成本制造业流动，为出口市场积聚力量。

然而如今，尽管人口基数庞大，中国的剩余农村劳动力仍在不断减少，劳动力成本日渐攀升。国内企业已经开始将业务拱手让与越南、泰国等成本更低的制造国。因此，对于中国而言，真正蛰伏的挑战是如何对工业基地进行升级，实现从生产鞋袜和玩具等劳动密集、低技术型产品，向制造汽车、医疗器械和服务等资金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变。

当然，发展中经济体要完成工业基地升级，与西方能力完备、经验丰富的世界级企业正面交锋争抢市场绝非易事。事实上，顺利完成上述目标的国家屈指可数，而这些国家也并不像中国一般规模庞大、形势复杂，更不具备对世界经济的系统性影响力。

那么，中国的决策者们应当如何应对？除了要解决特有的腐败和环境问题，在保持经济和政治稳定发展的同时，中国应当采取三项关键步骤来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1. 持续发展服务行业
2. 降低对私营行业的限制，调整对高附加值产业的投资
3. 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

实际看来，中国在前两点上着实有所进步。例如，服务行业比重已得到稳步提升，占据GDP的

50%以上。同样，中国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改革出租车行业、降低小型企业信贷准入门槛、投入巨资支持众多新型绿色技术。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数以千计，这些企业在提高竞争力方面的表现乏善可陈。国有企业仍旧占据了GDP的近40%。多数经济学家支持通过私有化来解决问题。然而出于种种考虑，中国政府并不想要一个西方风格的轻资产资产负债表。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阶段，国家对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进行控制事实上是有益的。但是，这些资产随后必须被妥善管理，这才是中国的短板所在。较之于对国有企业长久以来的呵护备至，中国政府更应摆出正确姿态，对其施加“严厉的爱”。

首先，中国需要新一轮的国有企业合理化改革。可参照朱镕基总理在二十世纪末所推行的强硬改革，它成功推动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引起全球经济的增长。在如今，这样的合理化改革也许更加难以实施，它不再需要彻底清偿，而是要借助兼并的方式来实现。但无论如何，它必须完成，并且越快越好。

其次，需要彻底改革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于近日开始推行的“供给侧”改革（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便是一个很好的起步，但还没有做到位，许多国有企业在市场营销、战略制定等方面依旧缺乏先进的管理技术。此外，经营者激励机制的实施应当更明确地针对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而不是本土政治目标的实现，或是党政级别的提升。

最后，现有的国有企业必须构建出真正的世界级能力，并将之整合入连贯的差异化能力系统中。它们必须明确如何从依赖政策保护、廉价劳动力等优势占据市场转向构建企业独有的竞争优势；同时，这些企业也应当明确是否要通过外包、内部发展或并购的方式填补现有的能力缺口。

缺乏各方一致认可的最佳发展方案或许是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新右派支持市场化改革，而新左派呼吁国家的调控。这也许解释了持干涉立场的证监会和以市场为风向标的央行之间近期政策的相互矛盾、各自为政。说到底，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气魄和商业才能对局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strategy+business magazine  
is published by certain member firms  
of the PwC network.

To subscribe, visit [strategy-business.com](http://strategy-business.com)  
or call 1-855-869-4862.

- [strategy-business.com](http://strategy-business.com)
- [facebook.com/strategybusiness](https://facebook.com/strategybusiness)
- [linkedin.com/company/strategy-business](https://linkedin.com/company/strategy-business)
- [twitter.com/stratandbiz](https://twitter.com/stratandbiz)



普华永道

strategy& 思略特

Articles published in strategy+business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e views of the member firms of the PwC network. Reviews and mentions of publications, products, or services do not constitute endorsement or recommendation for purchase.

© 2016 普华永道版权所有。普华永道系指普华永道网络及/或普华永道网络中各自独立的成员机构。详情请进入 [www.pwc.com/structure](http://www.pwc.com/structure)。  
免责声明：本文件内容仅作参考提供信息之用，不能用于替代专业咨询顾问提供的咨询意见。